文化世纪书苑

红楼人物之谜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红楼人物之谜





《红楼梦》里的人物个个都有其与众不同的个性性格，他们的原型是谁？

本书认为，大观园影射的是清宫，大观园内外的人物，影射着初政治舞台上的皇后妃们。作者对照小说人物与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加以细分缕析，给读者解读《红楼梦》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

ISBN 7-80211-249-4

9 787802 112490 >

中央编译出版社

ISBN 7-80211-249-4/K·98

定价：59.00元

红楼人物之谜

隋邦森 隋海鹰·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CCTP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楼人物之谜／隋邦森，隋海鹰著.—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5
（文化世纪书苑）
ISBN 7-80211-249-4

Ⅰ.红… Ⅱ.①隋… ②隋… Ⅲ.红楼梦－人物形象－文学研究 Ⅳ.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45002 号

红楼人物之谜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010）66509360　66509350（编辑部）
（010）66509364（发行部）　66509618（读者服务部）
http：.// www.cctpbook.com
E-MAIL：edit@cctpbook.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雷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565 千字
印　　张：28
版　　次：2006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59.00 元

目录

绪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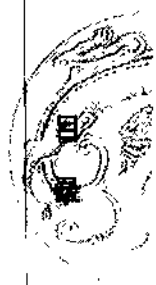
第一节 《红楼梦》的主题 1
第二节 隐史派的两面作战 5
第三节 大荒顽石与神瑛侍者 9
第四节 《红楼梦》与明亡清兴史 14

第一章 小说人物与历史人物

第一节 神话与僧道人物 58
第二节 僧道关系 61
第三节 宁国府人物 68
第四节 荣国府人物 74

第二章 孝庄

第一节 孝庄出世 107
第二节 大荒顽石与通灵宝玉 113
第三节 初入明皇宫 117
第四节 叔嫂通奸 121
第五节 王熙凤代管荣国府 134
第六节 贾元春 145
第七节 《悲题五美吟》 152
第八节 背水一战 158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九节　西府海棠花　162

第三章　顺治皇帝

第一节　贾芸的尴尬　168
第二节　潇湘妃子　170
第三节　一局输赢料不真　188
第四节　贾宝玉出家　193
第五节　贾珠之死　198

第四章　董鄂氏

第一节　初进荣国府　206
第二节　黛玉葬花　211
第三节　痴女儿遗帕惹相思　216
第四章　香菱　220
第五节　焚稿断痴情　222

第五章　多尔衮

第一节　贾赦、贾政、贾琏　227
第二节　贾政其人　234
第三节　生前身后　246
第四节　“义忠老亲王坏了事”　252

第六章　明清皇帝

第一节　贾宝玉与甄宝玉　256
第二节　崇祯皇帝　258
第三节　秦可卿之葬　264

第四节　努尔哈赤　269
第五节　皇太极　277
第六节　康熙皇帝　289

第七章　大观园里的女人们

第一节　废皇后博尔济吉特氏　297
第二节　孝惠章皇后　305
第三节　贞妃小董鄂氏　310
第四节　庶妃巴氏　318
第五节　四格格　321
第六节　苏麻喇姑　326
第七节　金陵十二钗　335
第八节　陈圆圆　346
第九节　林四娘　350

第八章　大观园外的男人们

第一节　孔有德　355
第二节　吴三桂与李自成　363
第三节　辅政四大臣　373
第四节　肃亲王豪格　379
第五节　郑亲王济尔哈朗　381
第六节　英亲王阿济格　385
第七节　豫亲王多铎　388
第八节　睿亲王义子多尔博　390
第九节　克勤郡王岳讬　394
第十节　大学士范文程　396
第十一节　大学士洪承畴　399

第十二节　索额图　404
第十三节　延平王郑克塽　406
第十四节　靖海候施琅　417
第十五节　史德威将军　421
第十六节　德国传教士汤若望　433
第十七节　吴禄　440



绪　论

第一节　《红楼梦》的主题

《红楼梦》主题的庐山真面目是什么呢？胡适认为《红楼梦》反映了封建大家族“坐吃山空”并必然灭亡，新考证派认为借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破灭而反封建礼教与孔孟之道，蔡元培认为是反满排满光复汉族正统，新索隐派认为是“反清复明的民族主义”。笔者认为《红楼梦》主题是满蒙汉各族化干戈为玉帛、民族和解与国家统一。

《红楼梦》第一回：原来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于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经十二丈，方经二十四丈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娲皇氏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只单单剩了一块未用，便弃在此山青埂峰下。谁知此石自经煅炼之后，灵性已通，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才不堪入选，遂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

大荒顽石隐射元顺帝后裔与满清开国者孝庄文皇后，而蒙满都是少数民族，属于所谓胡族、夷族、蛮族的范畴，为何要在开篇伊始就与汉族女神女娲氏联系在一起？而且说元清玉玺（大荒顽石——通灵宝玉）是汉族女神所炼的呢？这是《红楼梦》作者的无奈，也是《红楼梦》作品的伟大之所在。

我们说《红楼梦》作者的无奈，是指元清玉玺（大荒顽石与通灵宝玉）确实是中华民族的传国玉玺，它源于蔺相如“完璧归赵”的“和氏璧”。

中国第一帝秦始皇获得了赵国的“和氏璧”，制成了一统天下的玉玺，铭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清朝玉玺“通灵宝玉”的铭文曰“莫失莫忘，仙寿恒昌”。后金金玺“金锁铭文”为“不弃不离，芳龄永继”。

汉高祖刘邦使用的“汉玉”（贾母死前正式交给了贾宝玉），孙坚与袁术获得过的汉玺，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清使用的国家神器，与和氏璧一脉相承。

忽必烈统一中国，这块国宝从临安（杭州）南宋皇帝手里，传到元朝皇帝的大都（北京）皇宫里。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但始终没有得到过这个国宝。因为元顺帝北逃将它丢失在察哈尔蒙古的大青山（“大荒山青埂峰”）下了。崇祯八年、天聪九年八月多尔衮从察哈尔蒙古获得汉玉，对当时的中国人包括《红楼梦》作者的震动极大。明朝崇祯末年李自成起义，席卷西北半壁，民谣云：“朱

家麦，李家磨，做成一个大馍馍，送给对巷赵大哥。”这首民谣反映了当时的人心向背——朱明王朝气数已尽，李闯王不成气候，中原这个大馍馍，必须交给长城对面的“赵大哥”。所谓“赵大哥”，就是《红楼梦》里的“赵国基”（赵国立国者、北宋赵匡胤、满清多尔衮）与“秦业”、“秦钟”、“秦可卿”——清太宗皇太极也。

宝玉指传国玉玺；金锁指后金金玺。索隐派前辈早有论及：

（1）蔡元培《石头记索隐》云：“宝玉者，传国玺之义也。”

（2）孙渠甫《石头记微言》云：“正面‘通灵宝玉’四字即是‘皇帝之宝’四字，反面‘莫失莫忘，仙寿恒昌’八字即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

（3）王梦阮《红楼梦索隐》云：“通灵玉及金锁赞文，均与传国玺文相似，亦隐指身份处。”又云：“必令贾兰并中者，明其缵承大宝也。”

（4）潘夏注解传国玉玺时，引用《三国志·孙坚传》云：“我们试一比较，‘方圆四寸，上纽交五龙’（裴注引）不是‘大如雀卵，灿若明霞，莹润如酥，五色花纹缠护’（红楼梦语）的简写吗？”（引自《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

（5）钱静芳《红楼梦考》云：“宝玉非人，寓言玉玺耳，故作者明言顽石也。”

（6）高阳、赵同、邱世亮等新红学派，也认为“通灵宝玉”是国家玉玺。

（7）王伯沆认为：“本书甚恶‘金’字。‘金’字不祥。是‘金’便不祥，莫草草。”

以上表明，蔡元培、孙渠甫、王梦阮、潘夏、钱静芳、高阳、赵同、邱世亮、王伯沆等前辈，都认为宝玉指传国玉玺，金锁指后金金玺，“金”字隐射不祥的后金。颜也之先生《红楼梦烛隐》第三节标题《通灵宝玉何所物，满清短命玉玺也；宝钗金锁何所物，后金传国金玺也》，直接取自王梦阮“通灵玉及金锁赞文，均与传国玺文相似”的论点。

我们说《红楼梦》作品的伟大，是指《红楼梦》记载了中国历史的一个部分，即明亡清兴部分。作者认为满清传国玉玺不是假的，是女娲氏炼石补天的真材料。而满清的皇帝是假的满族人（贾宝玉），是真的汉族人（文庙真人）。“太虚幻境”不是假的，它是中华民族的“大观园”，将来会光复为“真如福地”。明朝的皇帝（甄宝玉）因为骄奢淫逸、贪恋女色而必然亡国，但会浪子回头，东山再起，知过必改，精神可嘉（甄应嘉）。而将来灭亡的清朝也会有光明的出路：“福善祸淫，古今定理。现今荣宁两府，善者修缘，恶者悔祸，将来兰桂齐芳，家道复初，也是自然的道理。”

《红楼梦》表达的这种大统一大融合大团结的主题，是中华民族十分难能可贵的精神财富。它从历史学与哲学上，解决了辽金元明清定都北京后中国多民族的团结统一问题。主张“老亲家”与异姓兄弟（甄贾宝玉）要互相承认并互相尊重。

“白骨如山忘姓氏，无非公子与红妆”——乃《红楼梦》微言大义的高度概括。作者打破了才子佳人花好月圆的巢臼，描写了人性与爱情毁灭的悲剧，提出

了世法平等与爱情自由的人文主义理想。《红楼梦》是五千年中华文明在文学与史学上同时达到的两个高峰。在文学艺术上，大众看“公子红妆”，史家解“白骨如山”，将使《红楼梦》的价值大大提高，成为双面皆可照人的《风月宝鉴》，成为“真事隐去”、“假语存焉”的“政治历史小说”，成为封建社会晚期的《大百科全书》。只承认《风月宝鉴》的正面，不承认《风月宝鉴》的反面，将使《红楼梦》的价值大大降低。一本只有一面的爱情小说，不会吸引中国文人三百年，也不会让毛泽东说出“至少要看五遍”的话来。

《红楼梦》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朝野上下与满汉各方彼此妥协、心照不宣的产物。像《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一样，是一部朝廷基本认可的文学历史著作，至少朝廷对它的态度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红楼梦》问世三百年来，真正读懂其主题思想的，恐怕只有乾隆皇帝与毛泽东主席。他们站在政治、军事、历史、哲学与文学艺术的高度，看清了《红楼梦》里的爱情故事乃是“假语存焉”（贾雨村），而满汉民族战争与宫廷政治斗争才是“真事隐去”（甄士隐）。毛泽东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曹雪芹把真事隐去，用贾雨（假语）村言写出来。真事就是政治关键，不能讲，于是用吊膀子（爱情）掩盖它。”

乾隆皇帝与同时代知识分子相比，有两大优势：一是他通晓《红楼梦》涉及的明亡清兴史与宫廷隐秘；二是别人进不了清皇宫，他却住在“大观园”（清皇宫）里。他办公的乾清宫就是贾政多尔衮当年办公的“荣禧堂”。

乾隆皇帝连《红楼梦》的隐语来源都一清二楚。他与顺治皇帝一样，很欣赏汉族文人这一套。这就叫做汉学的历史文化。他们这样隐来藏去，“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也。有什么不好呢？总比吴用以军师的身份到梁山上造反要好。

乾隆皇帝读懂了《红楼梦》，没有采取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办法，也没有搞一场新的文字狱。因为他精通这段刚刚过去的历史，正在清理父皇、爷爷、太爷爷遗留的历史问题，力求对一切不公正的人和事进行平反昭雪。他看出作者们早已经作古——像写《春秋》的孔丘、写《离骚》的屈原、写《史记》的司马迁，他们是明末清初的一批文官武将，是秉笔直书的“史官”，是一批对中华民族很负责任的政治军事家、历史学家、文学家与宫廷档案学家。书中既流露了对亡明的悼念与批评，也显示了对清初失政的怨愤与不满，但最后归结为承认历史的进步，维护国家与民族的团结与统一，令人可敬、可叹、可佩、可悯。书中涉及的崇德、顺治、康熙时代的所有风云人物也都驾鹤西去，《红楼梦》对这些历史人物的记载准确而公正。

《红楼梦》以几十两银子一个手抄本的价码，风靡大江南北与长城内外。国家如果强行禁止，不但毫无效果，反而起到推波助澜、煽风点火的作用，弄不好甚至惹起一场无谓的民族争端。宗室子弟已经有人看出里面有涉及宫廷隐秘的“碍语”。汉族文士也有人看出“一声两歌，一手二牍”的隐意。“走来名利无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地，打出樊笼第一关。”这首诗脱胎于山海关的对联：“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这里面所隐含的意思是很明确的——满清必须出关。这是当年“史可法复多尔衮书”的诗歌版。

对付《红楼梦》的最好办法是“因势利导”、“难得糊涂”的八字方针——“汤扬止沸诚谓是，釜底抽薪竟得他”也。所以，乾隆皇帝按《红楼梦》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妥善处理：

（1）以皇帝的名义宣布“明珠家事论”。不是乾隆想当第一流红学家，而是等于发布了一个中央的红头文件，借以达到转移目标的效果——赵烈文《能静居笔记》云：“曹雪芹《红楼梦》。高庙（指乾隆皇帝）末年，和（和珅）以呈上，然不知其所指。高庙阅而然之，曰：‘此盖为明珠家事作也。’后遂以此书为明珠遗事。”这是朝廷给《红楼梦》定调子。

（2）英武殿印制三百本精装《红楼梦》，存入皇宫档案，不得传阅与评论，以备非常事件的发生。

（3）命令纪晓岚重订《东华录》——彻底删掉“太后下嫁”的所有记载。命令皇宫档案馆销毁所有“太后下嫁”的记录，特别是礼仪方面的记载。

（4）《红楼梦》隐射“大荒山”为荒凉的大青山，即多尔衮获得元顺帝传国玉玺的阴山山脉。而特将大“青埂峰”隐射热河的棒槌峰，小“青埂峰”隐射北京皇苑的景山，即元世祖忽必烈命名的“青山”，说“青山”最高建筑在明朝为“天香楼”（寿皇亭），而到了清朝手里，“小青山”（景山）也变成了“大荒山无稽崖”。乾隆御笔改棒槌峰为“磐锤峰”，改“寿皇亭”为“万春亭”，乃崇尚和平、怀柔万邦的意思，以正视听。

（5）对木刻全本百二十回与手抄八十回本，一律采取不闻不问的漠视态度，以免无事生非。

（6）《红楼梦》给予高度评价的袁崇焕、史可法、多尔衮等敌对双方的领袖人物，建祠纪念之。将洪承畴列入《贰臣传》第一名。对史可法，清弘历评之为：“即拟之文天祥，实无不可。《明史》乃称其母梦文天祥而生，则出于稗野之附会，失之不经。”——点到为止就行了，不要认真辩论。

（7）乾隆四十九年，乾隆皇帝编修清史，始知当年皇太极利用反奸计铲除袁崇焕的真相，以及史可法后裔的情况。他惊愕不已，遂决心为他们平反。百年沉冤，终于在乾隆的主持下得到昭雪。明朝英雄的昭雪却来自当年的敌人，世人对此该是悲还是喜呢？关于多尔衮、袁崇焕、史可法的历史功过，乾隆皇帝何尝不知道，但万万没有想到会丝毫不差地写进了《红楼梦》，并且成为乾隆晚年第二次为历史冤案平反昭雪的契机。

在五四运动之后，在蔡元培与胡适两大红学派形成气候的前提下，日里万机的毛泽东主席，以高屋建瓴的巨人姿态，观看着红学的百年风雨。

早在井冈山时期，有一次贺子珍谈起喜欢读《三国演义》、《水浒》，不喜欢

《红楼梦》。她说："《红楼梦》里尽是谈情说爱，软绵绵的，没有意思。"毛泽东主席说："你这个评价不公正，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哩！《红楼梦》里写了两派，一派好，一派不好。贾母、王熙凤、贾政，这是一派，是不好的；贾宝玉、林黛玉、丫环，这是一派，是好的。《红楼梦》写了两派的斗争。我看你一定没有仔细读这本书，你要重读一遍。"

1961年12月20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说："《红楼梦》写的是很精细的社会历史。对《红楼梦》，不仅要当做小说看，而且要当做历史看。"后来又说："《红楼梦》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红楼梦》，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开始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笔者认为，毛泽东主席阅读与研究《红楼梦》的方法，对所有《红楼梦》爱好者，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主席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同几位哲学工作者谈话，在谈到《红楼梦》时，他说："《红楼梦》我至少读了五遍。"至多呢？他没有说。

笔者认为，毛泽东主席才是名副其实的红学家，是独立自主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近百年来，许多所谓的红学家或大文豪，受了胡适或其他外来文化的熏陶，欣赏欧洲的所谓"悲剧美"，标榜自己的高明之处就是从外国学会了什么主义的文艺理论，已经达到了"悲剧情结"的新的高度。

毛泽东主席认为《红楼梦》比任何古典小说都要好，好就好在道路曲折，前途光明，他说："例如对贾宝玉这个封建制度的逆子的描写，虽然他没有能够逃脱被压抑而最终走向虚无的悲剧性的命运，但作者曹雪芹的民主倾向和萌生的深情希望渗透在字里行间。这是《红楼梦》区别于其他古典爱情小说的一个显著特点。"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是二十一世纪红楼隐史派的光明之路。

红学没有家。红学也没有祖宗铺好的路。但走的人多了，自然就成了路。

第二节　隐史派的两面作战

中国历史的中轴线先是从西向东，沿黄河走行，夏殷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与北宋。国都则由咸阳、长安、洛阳、许昌、开封、南京，逐渐东移。王心民心都愿意向东，但铁面无情的结论是：越向西国运越昌，国命越长；越向东国运越衰。

中国历史的中轴线后来是由北向南，沿古运河走行，隋唐、五代十国、北宋南唐、辽金元明清。国都则由大同至洛阳，洛阳至开封，开封至南京，南京至杭州，大同至北京，阿城至北京（称南京），北京称大都，南京迁北京，盛京迁北京。王心民心都想向南，但令人费解的是：越向北国运越昌，国命越长；越向南国运越衰。

中国历史的大趋势是西部统一了东部，北方统一了南方，游牧统一了农桑，黄河统一了长江，寒冷统一了温暖，贫穷统一了富裕，相对落后统一了相对先进，相对闭塞统一了相对开化。说白了就是穷则思变不甘落后，艰苦奋斗摧毁了骄奢腐败。

中国的疆域不断扩大，中华各民族不断渗透融合，中国的文化不断发扬光大，这就是中国的历史。唐宋辽金元明清之后，儒道释易鼎立，又四而一，形成世界民族史上独一无二的思想体系，表现出巨大的民族凝聚力，象形方块字成了民族的遗传基因与交流密码，这就是让世界刮目相看的中华文明。

新红学研究家不理解阴阳对立正反两面，用外国文艺理论生搬硬套，忽视了中国方块字与多种文体具有隐喻影射的巨大功能。有的研究家认为这样的著作中国过去没有，甚至连外国人也未写出过如此神奇的作品，中国人岂能独创千古、冠压世界？因此断言：《红楼梦》里绝没有“真事隐去”与“假语村言”，甄士隐与贾雨村，甄宝玉与贾宝玉，甄府与贾府，这些提法都毫无意义，纯属作者命名时的巧合。

清人张新之将《红楼梦》说成诲淫诲盗的坏书，说它“较《金瓶梅》尤造孽，以读者但知正意，而不知反意也”。他看出是书正反两面，认为林黛玉的个性特点是“暗藏杀机”，因而对其全面否定。

清人戚蓼生是识破《红楼梦》隐秘的第一位文人，但他没有深入研究，也不敢道破真相，只指明了揭示真相的方法。他认为《红楼梦》一声两歌，一手二牍。一声一手是小说；另一声一手是历史：“吾闻绛树两歌，一声在喉，一声在鼻；黄华二牍，左腕能楷，右腕能草。神乎技矣！吾未之见也。今则两歌而不分乎喉鼻，二牍而无区乎左右，一声也而两歌，一手也而二牍，此万万不能有之事，不可得之奇，而竟得之《红楼梦》一书，噫，异矣！”

戚蓼生看出了《红楼梦》一是小说，一是历史。由于受到时代与条件的限制，戚蓼生还不可能揭示《红楼梦》里隐喻的真实历史，但他理解了这段历史非同小可！因此，他对《红楼梦》采取了极为慎重的态度，对于原文，一字一句，一笔一划，都尽量保留，以待后来人的研究。

清代紫琅山人说《红楼梦》的小说部分是“土鼓瓦缶”，而将其中隐藏的历史部分称为“黄钟宝鼎”，预言“或数世，或十百世，终会有识者出也”。他在《妙复轩评《红楼梦》序》中云：“作者洋洋洒洒千万言，一往天下后世之智者愚者，口之耳之目之，而其隐寓于语言文字之中，以待默灰于语言文字之外者，又逆料天下后世必有人焉，能得其指归之所在。”紫琅山人将《红楼梦》阴阳对立、正反两面的真相看得透透彻彻。

《红楼梦》记载了我国游牧民族勇于进取、入主中原、统一华夏的历史。在汉族老大贪婪腐败、骄奢淫逸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少数民族兄弟艰苦奋斗、改写了十七世纪中国的历史。

《红楼梦》蕴涵了我国农耕民族五千年来博大精深的传统文明，记载了明亡清兴长达半个世纪的血火纷飞的中国历史。但它的主题绝非狭隘的“反清复明”，而是中华各民族兄弟消除隔阂，相互谅解，取长补短，共同繁荣。对于汉族来说，将“太虚幻境”建成“真如福地”，是“假去真来真胜假，无原有是有非无”。对于满蒙少数民族来说，是“福善祸淫，古今定理。现今荣宁两府，善者修缘，恶者悔祸，将来兰桂齐芳，家道复初，也是自然的道理”。

《红楼梦》开篇，流露出大汉族主义与封建正统观念，但北京从辽代建都到明亡清兴近七百年，契丹、女真、蒙古、汉族、满族，五个兄弟民族共建人间“瑶池不二”、天下“紫府无双”，却说汉族老大是正统，其他兄弟是伪统，等于否认了中国的历史，否认了华夏是多民族的伟大国家。

《红楼梦》结束，表现了中华民族大统一大团结的坦荡胸襟与宽容精神，这种愿望强烈、理智、光明磊落，因而也更令人感动，令人荡气回肠。

《红楼梦》作者的政权意识非常强烈，是非观点也非常明确。既指责满清皇室（贾宝玉帝系）“一代不如一代”，也指责明朝皇室（甄宝玉帝系）贪恋女色荒淫误国，直到国破家亡之后，才幡然悔悟。作者对1644年以前投降满清的汉族文官武将是持批判态度的——贾天祥、薛大呆子、卜固修（不顾羞）、单聘仁（善骗人）；到了康熙时代（第九十三回《甄家仆投靠贾家门》）又热情表扬为清政府服务的汉族士大夫成为包公那样的国家栋梁（包勇）。作者的内心世界是矛盾复杂的，因为历史是矛盾复杂的。

《红楼梦》不是供俗人酒后茶余消愁解闷的说部小说，而是直抵春秋的庄骚左史，是一朵文史兼备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奇葩。到清代嘉庆年间文化界已经形成“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的局面。三百年来，红学也成了当代中国的显学。

清人张新之云：《红楼梦》是“以《周易》演消长”；“是《易》道也，是全书无非《易》道也”。《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又曰：“一部《红楼》演一渐字。”

采用《周易》，《红楼梦》成了一个“表里皆有隐”的“迷宫”——除了作者惊人的才华，康熙初年以后的文字狱，成了红楼梦必不可少的催化剂。

胡适的问题是忽视了祖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忽视了《红楼梦》是将《周易》应用于文学创作并取得成功的伟大创举，因此，《红楼梦》作者刻在石头上的一个“贾”字，就变成了他与弟子们的天书。

俞平伯先生坚持了《红楼梦》本位，他大体上认可“梦魇文字论”，说：“我尝谓这书在中国文坛上是个‘梦魇’，你越研究便越觉糊涂。”1979年，俞平伯提出“红学是反《红楼梦》的”新命题，认为“红学愈昌，红楼愈隐”，“即讲的愈多，《红楼梦》愈显其坏”，“《红楼》已成显学矣，然非脂学即曹学矣，下笔愈多，去题愈远”，并对自己在其中的作用，表示“十分悲愧，必须忏悔”。1985年，俞

平伯先生在《关于治学问和做文章》一文中指出："我看'红学'这东西始终是上了胡适之的当了……现在红学方向就是从'科学的考证'上来的；'科学的考证'，往往就是烦琐考证。《红楼梦》何须那样大考证？又考出了什么？"

俞平伯先生的临终遗言，证明他老来大彻大悟，认为必须说出来才好撒手而去，否则将死不瞑目。他说："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鹗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

俞平伯先生一辈子献身红学，敢于探讨，敢于立论，勇于自我反省，勇于追求真理，其治学精神令人肃然起敬！他的临终遗言是几十年痛苦反思后的突破，证明他已挣脱了胡适新红学的桎梏，跳出了如来佛的掌心。

王梦阮指出："看《红楼》万不可呆板，大抵作者胸中欲言之隐，不过数人数事。只须笔记数行即可了此公案，尚复有何趣味？惟将真事隐去，演出一篇大文"；"盖上下数百人中，不必一一派定角色，或以此言彼，或数人合演一人，或一人分扮数人，或先演后半部再演前半部，或但用之此一场即不复问下一场。"

蔡元培将贾宝玉的甄真贾假的血缘关系，弄成国家民族的"正统"与"伪朝"了。一字之差，谬之何止万里？大陆云消雾散，港澳回归祖国，两岸人民期盼统一，海外华人翘首故园，中华民族如日东升，《红楼梦》索隐派东山再起，卷土重来，是历史与时代的呼唤。台湾的学者首先摩拳擦掌，大陆学者也不甘落后，于是，杜世杰、潘重规、李知其、李鸣鸟、霍国玲、霍纪平、霍力君、颜也之等学者如群星闪烁，出现在新红学上宰的黑沉沉的夜空。当年蔡元培先生指出："鄙意甄贾二字，实因古人有正统伪朝之习见而起。"而今有的先生指出："甄贾二字固然非常值得研究，但更值得研究的两个字却是胡与金……研究红楼一梦的可靠材料，大体只有红楼一梦本身。"这很有一点儿见地，但却承袭了蔡元培的错误。

解梦派认为贾敬影射服丹中毒而死的雍正皇帝，大观园隐射圆明园，曹雪芹与竺香玉是谋害雍正皇帝的杀人犯，但作者硬说他俩是民族英雄，真理未至，却近谬误。《红楼解梦》的贡献是将红学研究从曹家巷引回到清皇宫林苑。仅此一举，功莫大焉。推崇索隐派的人认为，"所谓红楼宏旨，其实应该是：孝庄娘女，主要是孝庄，以淫为手段，争夺天下，创建所谓大清国。世俗取笑：每谓某女'赚得'一台小汽车，或者一套房子，一个科长；红楼一梦可谓此类之冠，'赚得'一个大清国。"这就走得更远了。

新一代索隐派方兴未艾，但因新红学派的势力强大，暂时只能躲在山沟沟里打游击。台湾索隐派出于某种政治目的，热衷于将郑克塽（薛宝琴）归附中央说成是汉奸投降。大陆学者中也有说什么"七十三岁的孝庄招赘十四岁的郑克塽，淫取台湾"，郑克塽"当了小汉奸"。

索隐派学者过分强调元清是"伪朝"，贾宝玉是"伪皇帝"，似乎辽金元清和大日本一样，都是外国侵略者。如果这种观点站得住脚，定都北京的辽金元明清五代少数民族兄弟领导中原七八百年，仅明朝二百余年算"正统"，其余七八百

年算“伪朝”，那么中国最近一千年，百分之七八十岂不是“敌伪政权”了吗？

这样的观点完全违背了《红楼梦》作者反复强调的甄贾宝玉是兄弟，甄贾两府是老亲，甄家“假去真来，真如福地”，贾家“兰桂齐芳，家道复初”的观点，否定了努尔哈赤是明朝建州卫都督与龙虎将军的历史事实。将薛宝琴“欣柔预佐合欢杯”表明的海峡两岸共同繁荣的美好祝愿，硬说成隐射郑克塽与孝庄当夜同饮“合欢杯”，更是荒诞不经的观点。

第三节　大荒顽石与神瑛侍者

《红楼梦》第一回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两处巨大改动：

(1) 在手抄本（脂本）系统中，只有甲戌本详尽地记载了癞头和尚将大荒顽石变成通灵宝玉的全过程。而其他手抄本脱漏了四百二十七个字，简化模糊了癞头和尚将大荒顽石变成通灵宝玉的过程。尽管如此，读者仍然可以看出，女娲炼石补天弃而未用的大荒顽石，变成了通灵宝玉，这是第一个神话故事。而警幻仙姑赤霞宫里的神瑛侍者要下世历劫，绛珠仙子追随他下世还泪，是第二个神话故事。第一个神话故事中大荒顽石隐射了孝庄皇太后的一生。第二个神话故事中神瑛侍者与绛珠仙子隐射了顺治与董鄂的爱情悲剧。大荒顽石与神瑛侍者属于上下两代人。大荒顽石与神瑛侍者是二不是一。按照这个结论，大荒顽石隐射大清国开国“裙钗”孝庄皇太后，而神瑛侍者隐射大清国入关第一帝清世祖。大荒顽石与神瑛侍者是母子关系，都不是《红楼梦》作者所谓的“堂堂须眉”。

(2) 在印刷本（程本）系统中，程乙本改变了原貌——大荒顽石因为无才补天，百无聊赖，溜达到警幻仙姑的赤霞宫中，被任命为神瑛侍者。读者得到的印象是：大荒顽石与赤霞宫神瑛侍者是一不是二。按照这个观点，大荒顽石因为无才补天，被任命为神瑛侍者，下世成了贾宝玉，也就是《红楼梦》的作者了。国家玉玺(大荒顽石与通灵宝玉)变成了自命不凡有补天之才却怀才不遇的作者了。

这是两种水火不容的红学观点。

甲戌本和其他手抄脂本，都保留着《红楼梦》的原貌，大荒顽石与神瑛侍者属于上下两代人，大荒顽石与神瑛侍者是二不是一。

甲戌本和其他手抄脂本的主要区别是大荒顽石变成通灵宝玉一段文字。甲戌本保留了原貌，而其他手抄脂本脱漏了四百二十七个字。因为脱漏了字，前后文不接，所以补上“来至石下席地而坐长谈，见”等十一个字，使得大荒顽石在癞头和尚的魔法作用下变为通灵宝玉的过程模糊不清了。

这属于技术性错误，没有从根本上破坏《红楼梦》作者设计的构架，读者不会因此而引发南辕北辙的研究方向的错误，但容易引起糊涂与混乱。

《甲戌本》原文：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